

仁怀文化走笔

黄先荣 著



RENHUA IWENHUA ZOU BI

仁怀文化走笔

黄先荣 著



1994. 12

封面设计 陆云龙

仁怀文化走笔

黄先荣 著

开本 787×1092 正 32

字数:164 千字 印张:7.6

印数:1—2000 册

1994 年 12 月 初版

黔新出(95)内图字第 2—07(10)号

走笔小诗能和否？
泼醅新酒试尝看。

——白居易《初冬即事呈梦得》

目 录

文化的“仁怀现象”.....	(1)
关于“文化现象”	(15)
仁怀文化现象蜀说探汤	(32)
成因分说	(44)
县市级文化的联系性	(53)
“仁怀文化现象”对我们说	(66)
农民杂技团何以长胜不衰	(76)
酹酹故乡情	(84)
拾芥记	(93)
“现状与走势”谈片	(99)
仁怀传统文化的儒家影响驰想.....	(103)
红军文化对仁怀的熏染.....	(109)
给“通俗”一个说法.....	(113)
仁怀文化走势略析.....	(118)
“仁怀文化现象”研讨会开篇的话.....	(133)
文学与市场经济问题粗见.....	(141)
纪实散文的“平民意识”.....	(158)
拼却老红一万点.....	(162)

怀酒流霞.....	(166)
周老文化剪影.....	(177)
读懂人世.....	(181)
五马籍情结.....	(184)
一个脱漆的行军壶.....	(186)
人生杂俎五章.....	(188)
为文甘作孺子牛.....	(195)
“散文”式的童年.....	(200)
面对他的逝去.....	(203)
莫挥霍生命原色.....	(207)
装进苍极.....	(213)
文化的底定.....	(219)
游目骋怀当作家.....	(224)
跋.....	(228)
附：为仁怀文化现象叫好	王本忠(230)
“仁怀文化现象”浅谈	苑坪玉(233)
我看仁怀文化现象	袁仁庆(236)

文化的“仁怀现象”

因国酒茅台而声名远播的仁怀，今天虽然仍旧依仗着茅台酒这篇大文发达，可它却也有自己的精当之章，显兀着一份别致的傲岸。

在省作家代表大会之后，响应作家深入生活的号召，我去仁怀采风。

仁怀县地形地貌并不特别，它的出露地层全由沉积岩组成，全县土壤以石灰石、黄壤为主，占据其总土面积的近80%。生活在这片黄土地上的人们，三中全会以前多是无奈何一辈，该县经济发展的契机全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借助茅台酒供需矛盾的突兀显现，政府行为和群众自主意识上都围绕着茅台“出作品”，这些“作品”的主旋律俨然是吻合时代节拍的，其中无疑也有着不协调的章节。宏观上讲协调的或不协调的照旧都为县级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表征着这个县份的经济活跃和钱币涌动。

城关的琼楼令人扑朔迷离，不经人指点你定然闹不清哪是公家哪是私有。县城的新街道两旁簇拥着崭新堂皇的私人

住宅，长长的宽宽的街面上铺面琳琅，跳跃着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动音符，这从“人民富裕”和“私有化”层面上加重了仁怀经济发展的筹码。

斑驳的经济现象，没能引起我过多的思绪，因为象仁怀这样的情状既有它独特的个性更有其无庸赘述的共性。当我将几天时间的感性材料梳理成沉甸甸的理性思辩之后，倏然惊觉：这个经济发展很快的县份上，文化的发展同样地令人欣喜。

请恕我冒昧地使用“仁怀现象”这个词汇，实在的，这个富庶的县份里与众不同地躁动着文化的新潮汐。

乡下人谈论文章事

我是这个县的茅台镇上人。

大学毕业之后，曾经在这个县份的乡下工作了八年，荣任公社秘书、革委主任、党委书记等职，那时是文革末期，也正当自己人生的青年期，亲身感触了观念保守、传统悠厚的古老黄土地上乡民的生活艰辛和生存踉跄。

出于二十年不见的怀旧心志，我匆匆赶到乡场。

乡场不大，公路从街心穿过，柏油路面刚刚铺就，散发出可人的油香，一街人门当门对，崽娃呼叫通街都能听见。

“儿童相见不相识”，二十年前的小学生都已成家立业，生养着自己的“儿童”，世事沧桑，令人感到时日的匆忙和人世的浇漓。

中年人一下子辨认出了我，老年人听到中年的呼叫都惊

愕地探出身来：哦，当年那个大学生公社干部回乡来啦！

人们一涌而上，寒喧不尽，良言热语腌塞了乡场，自有一份“荣旧”的激奋。

可是，令我惊讶的是，他们随着即与我谈起文章来。

“你的几本书我都看过了”，

“《贵州日报》上发表的无钱族的哪篇写得真的安逸，……

人群中有沾着泥土的耙田人，切着猪草的中年汉子，身板硬朗的八旬老汉，心慈心素的老妇老妪……，他们一忽儿我的文章，一忽儿我的为人，一忽儿我的仕途。我深觉乡场的价值观念急遽地变化着。

电视、无线电、麻将、台球，以及并不气派还显三分土气的“时装店”“发廊”，令乡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单调生活模式变得多元与“文化”起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耕农谈论文章，令我感慨万端。

也许，在仁怀象这样的农村并不多见；也许，乡民们是因为关心熟人而至关心他的文章，也许，这是知寒问暖的故乡人对一个飘泊在外数年的浪子的友好馈赠。除了这些猜度之外，让人贴实地触到了“群众文化力”“社区文化”“村镇文化”这样一些常见的理性词汇有着粗陋的手感。

回到县城的歌厅里，一位农民旧友为我点唱了《好人一生平安》的歌，他唱得极投入，也准确，令人刮目相看。二十年前的农友，直今已成乡办酒厂厂长，他谈起我那些文章来，尤比乡场上那一群人深刻而神妙。

“官员出书热”

在仁怀的第一天晚上，坐在二合镇长家里吹牛，悠然瞥见仁怀电视台新闻节目里正在映播喻启相同志《独酌的醉》一书出版座谈会实景，参加会的有县委领导、社会名流和本县宣传文艺部门的同行。

喻启相何人？仁怀县人武部长，县团职干部。

这个县的县团级干部中，出书的不止喻启相一人：

县委书记陈章华、县长向仕瑞在百忙中也将多年抓经济工作的经验写成理论文章，汇集成书《县域经济纵横谈》即出；

第九届县人民政府县长、县委副书记刘潮涌与县农委副主任王才兴合作，历时 22 年，焚膏继晷，苦心孤诣，成就了一部 60 万字的长篇小说《牛洪与郭芳》；

本县七十年代的县委副书记、《仁怀县志》主编蒲宗亮，孜孜矻矻五年如一日，主持编纂 120 万字的《仁怀县志》这一文化工程，同时著述了《县志主编素质谈》、《县志编纂实践丛谈》等三本专业著作；

县委常委、副县长谭智勇的情况毋须赘述，他是中国作协会员、地区作协副主席，早年已出书五本；调仁怀工作后，利用党校读书间歇终审完成第六本著作《千里赤水河行》。如今，文彩泱泱史料盈盈的《千里赤水河行》已成为仁怀知识界常议常新的话题。

“当官”出书的，据我孤陋寡闻，还有：

茅台酒厂党办主任刘自力，早在 1988 年即已出书《酒苑

奇葩话茅台》；

县科委主任陈博深出版了《中国茅台酒的故事》和《来自茅台酒乡的报告》；县工商局个体协会秘书长黄吉刚编印了一本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报告文学集；

县政协秘书长王荣辉已出版彝族医学专著《启谷署》等多部，今年，尚有《酒乡诗词》、《酒乡民谣》等四部著述出版，近年里他一共出书九部。

官员出书，据了解多是自费，可知仁怀人财力之殷实，这是仁怀出书热的一大特色。

如果按创作实力和从文资历看，仁怀这块黄土地上还“潜伏”着不少出书人：

县委副书记严深福，多年从事教育工作，已有许多教学研究文章发表于国内省内刊物，有积集出版的实力；

县政协副主席徐文仲，一生以文为乐，几百万字作品摆着，如早出书已是著作等身；

县委办公室副主任陈富强、县委政研室主任杜文有，早年活跃在新闻战线上，近年已开始文学创作，“收入”颇丰；

县委宣传部姚辉，是省内已有地位的青年诗人，出版诗集两部，近年又有散文多篇发全国各地；

县文化局李桦林，以戏剧创作见长，获全国剧协主办戏剧赛铜奖，也有不少中篇小说问世，势头极猛；

中学教师龙先绪，长于考古、传奇，发表的文章随处可见，并以其学识应邀参加黎庶昌研讨会。

……还有许多，恕我疏漏。

他们何以痴迷于创作与出书？

回答也许见仁见智，可有一条是共同的，写作是一种完全型号的个人权力，可以丰富自己的休闲生活，更可以表明自己对于圣洁和高雅的追求。书是人类文化的瑰宝和总汇，是人类知识和智慧的结晶。人类的希望和理想都尽收书中。因为有了书，人类才能过上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在商潮涌动文坛冷寂的今天，要靠出书以图什么，恐是痴人说梦！尤因如此，著作出书愈益亮出了它靓丽的色彩。

仁怀官员出书热还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出书者多是一邦正襟危坐的工薪族人，在黄绿赤灰的色彩书市上，他们的著作绝对是红色的，用句时兴的话说，高扬了主旋律，坚持了严肃文学的“二为”方向。这是令许多坐在高位上的文化官员所不甚了了也颇为顾忌的事情，在基层文学创作活动中，却自然解决。

文人不“下海”

常理以为，文人下海应出现在经济发达地区。可是，仁怀挺怪，别的穷县可以数出几个下海者，而该县却几乎没有一个文人真正步入此道的，在这块钱潮起伏的县份上，文人大都以行政工作为生，没有大福大发。

守得住清贫，安于工资过活，是文化人的骨架和神经。改革有个利益调整问题，有的文化人以自身的行政党务才能走上了领导岗位，有的文化人仍旧端着皇家的饭碗，从事着别的人轻薄为“穷搜搜”的所好。

主联主席杨明诚详细地为我介绍了好几位这样的人物，社会认为他们怪异，其实都是一批文化的执著者。其中一位退

了休的新华书店老经理，痴迷于对中国文字典故的研究，一个字一个词弄不清楚，既使彻夜不眠也要挑灯夜战，直到弄明晰为止。据说，此人平素节衣缩食，家徒四壁，可嗜书如命，将五二年买的一件皮大衣（每年翻晒，没穿过一次）卖掉买新版《辞海》，宁可倾其珍物，也要存书购书。

我高中年代的语文教师，现在退休在家的徐世衡，他已弃掉几十年所研究的医学，专注地深究起佛教文化来。“起居有命凭生理，心地光明务善良”（苏局仙诗），学富五车的徐世衡老师，正以学问家的诚笃又开辟起新的知识境界来。

先后在县文联任过职的陈天伟、张宗禹、杨明诚、代志君、梁太彬诸人，始终不渝地坚守着各自所喜爱的艺术门类，弹奏出刀枪莫入的高雅乐章。

文人不下海，从历史上探究，还是因为仁怀的“老”文人们的对文化艺术的深情挚爱。五十年代，仁怀曾经有过“文艺班”建制，为社会方方面面培植了一大批文艺骨干；六十年代末又组建了县文化工作队，集中了县内拔尖文艺人材，至七十年代文化工作队解散，这些人又分散各行各业承续着文化艺术的普及任务，同时在实践中成长为文化官员。这其中有地区文化局长张益芳，仁怀县文化局新老局长程伟、钱思碧，县文化馆长现统战部副部长王胜利，县图书馆长任永珠，地区文工团原团长张剑虹，遵义县文化馆负责人钱忠诚等。

艺术家庭露出尖尖角

走进仁怀县政法委副书记仇珊之家，你会为其艺术家庭

的现状感慨万端。

仇珊昔日喜欢书法，近几年来才正式转入正规锤炼。仇珊的双手开弓的书法龙蛇飞动，挥洒自如。仇珊全家六口全都以艺术为美，爱人也弄书法，儿子从事摄影，女儿专攻美术，小儿子集书法，摄影于一体。一家人除了上班，就是艺术“操练”，家庭经营着的摄影和歌厅，也与艺术同缘。

今年五月，仇珊自费八千元，请人裱糊、放大、装璜，把自己的住室挤了出来，楼上楼下辟出了 100 平方米左右的展室，举办了仇珊家庭书法、美术、摄影展，召徕了无数参观者，在县城引出了一番不小的轰动，这在遵义地区可算开了“文艺家庭展示”的先河。

浏览他的展室，咫尺天涯，繁弦急管，唤起了心灵的富足感和崇高感，什么叫“精神上的富有者”？什么是高格调的追求？这拥挤而细缜的展室似乎着意告诉人们。

象仇珊这样的艺术家庭，仁怀还可以举出不少：

文联主席杨明诚，善长书法文学，国内获过大奖，他的老伴亦是个文学爱好者，一家人常常举文论术，谈艺说技；

茅台酒厂副厂长袁仁国，父亲是老一代人中的笔杆子，兄弟几人都是文学艺术的爱好者，袁仁国本人更是这其中的佼佼者；

政协副主席徐文仲，一家人都喜好文艺，今年省里组织的楹联比赛中，在极其严密的评比办法下，前三名全部由徐文仲及其子女囊括，他的夫人也获得名次，这在省内绝无仅有；

检察长吴亚松，是个最爱看书的检察官，他的爱人、孩子也都害着同样的“毛病”，女儿仅十岁，就已成为在报纸上发

品的“小作家”。

中国人叨改革开放之光，在终于有了堂堂正正致富机遇的时候，有的全身名牌，珠光宝气，却胸无点墨，“穷得只剩下钱”，浅文化、无文化甚至反文化的现象也不罕见，连文场艺界中也不时闹出“歌”星不识谱、“诗人”不懂韵的作践文化的丑闻。家庭生活的庸俗和粗秽更不待言。艺术家庭，在当今中国千万家庭的比例实在太少。推广和提倡文学艺术从家庭起步，让社会细胞先行“解冻”，无疑是文艺大众化的一个好口号。

生气勃勃的农民杂技团

据《中国统计年鉴》披露，全国96%的剧院团要靠国家财政“输血”过日子。经费拮据、观众锐减、文化市场选择的偏颇，使文艺团体举步艰难，这早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

可另一个事实却未必众所周知，以青年农民为主体的贵州省仁怀县杂技马戏团建团十四年，愈战愈强，踔厉风发，把眼睛盯在开放的广州，同时还野心勃勃地力图挤进东南亚，“打入”国际市场。

墙里开花墙里香

歌舞厅是青年文化娱乐的晴雨表。

仁怀县城两万人口，大大小小的歌舞厅却有十好几处，这在县城是不多见的。而且，仁怀的歌台舞榭时时人满，迟去了甚至找不到插足之地。

仁怀青年人喜欢群聚，舞厅是个好去处。与其坐在四方城里通宵达旦，勿如在这雅洁的歌厅一展歌喉。歌厅收台较晚，有一天我听到清晨二点还在“操练”。

青年人坐在歌厅唱流行歌曲，能唱的不少，唱得好的却不多，但那种认真的投入劲儿是没法说的。

令我等感佩的是青年一代点歌者和咱们中老年传统文化一代人的相互包容性。也许是我的运气好，也许仁怀歌厅本来就如此。

哪几天，我们这一邦“老传统”稳坐前台点《红太阳》点《三套车》，甚至七八个人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真担心青年人的逆反心理作祟，游出戏谑地唱倒彩的行止来。殊不知相反，歌声一停，青年人对这一邦毛式制服年代的过来人抱以真挚的掌声。

这年代，掌声值不了几个钱，可两代人之间的对抗性在这声声“啪啪”中渐次消融为相互理解与相互原谅。

洋人曾经有过这样的预言：新世纪的冲突根源将不再是意识形态和经济成因，而主要集中于文明的冲突上，文化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文化通过形塑人这样一种方式，决定了人类今后的根本走向。

这种预测不无道理。但面对今天的仁怀两代人在文化观念上的“和平共处”说来，预言家的断言未免武断了些。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同时还是辩证的唯物主义者，我们一方面承认商业利润的驱动带来见利忘义和忤逆传统的举止行为，另一方面，我们也同时承认传统文化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无以伦比的同化力和非凡的再生力。

图书馆长任永珠说过颇有力度的两段话：

——仍然有青年学生到图书馆来借阅《红岩》、《青春之歌》等曾经教育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学书籍，每当这样的时刻出现，她好激动，借书的那一代人也很动情。

——仁怀青年人不盲目青睐港台，仁怀没有“追星族”。不信可以试一试：把港台歌星请来仁怀，未必就爆满；而王胜利，程伟玲，钱思碧几个老文工队员挂牌演出反倒会座无虚席哩！

三复斯言，确有见地。

本土文化寻求自己的坐标，而坐标一当确定，便反过来对本土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对本土文化的挚爱，仁怀采风过程中我也感同身受。

遇到熟人，寒暄之后，即会转向对书和文章的评述话题；遇到生人，经人介绍，对方一定惊愕：“你就是写了《寂寞的爱》那本书的黄先荣呵”！也许人家找不到别的话说罢，我常常这样自嘲。

一天，街遇县人大一位老友，一路攀谈，说完了该说的那好多话之后，摇手告别了，他突然折回身来，叫停了我，满以为此兄还疏漏了何等样大事，却原来是要我向他要我我那拙书，虔诚认真得很，一点也不虚！

茅台怀庄窖酒厂青年付厂长，一见面就说他早已购买了我那几本小册子，还差一本《男儿有泪》，实在找不以买处，要我卖一本给他。我真感动，为这些文友的真情而感动。

喻启相同志说到他《独酌的醉》才面世几天，上门讨书者已有十好几拨，已送人书百册之多。

人行副行长张跃林告诉笔者，刘潮涌县长那部花去毕生